盡快實施《緊急法》禁蒙面禁煽動

青年有話說

大公報

暴力肆虐，香港市民活在恐慌之中，經濟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緊急法》有如「尚方寶劍」，可禁止一些煽動言論，甚至停用一些通訊、網絡平台，限時禁止一些反中亂港媒體運作，防止不斷造假煽動民衆，更可禁止蒙面示威。筆者相信盡快實施可起阻嚇性作用，遏止一切目無法紀的惡行。

◀歐美多國早已立例禁止蒙面示威，非常時刻，香港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止暴制亂

▼全副裝備的蒙面黑衣暴徒，瘋狂扔汽油彈，大肆破壞公共設施，無法無天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
社會民生研究會主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又提出三項相關行動。筆者認為政府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盡最大誠意回應民意，有助緩和近期緊張的社會氣氛，化解矛盾。不過，暴力示威行動未見停止，暴徒已是失去理性，把所有法治規則拋開，四處破壞、縱火及圍毆市民。

令人憂慮的是，很多專業人士因個人政治立場出賣了自己的專業。例如：傳媒推波助瀾，阻撓警方執法；教師鼓勵學生罷課上街以及參與暴力示威；醫護人員離棄病人響應罷工，甚至對警察不禮貌及不公平對待等等。為了政治不惜出賣專業的行為，令政府和香港警隊在當前止暴制亂時更感吃力。

事實說明，暴力已到失控的程度。市民人心惶惶，沒有外國遊客和商務客人願意來香港，香港經濟步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筆者認為，政府滿足示威者最大的訴求已是最大的誠意和善意，但明顯是暴力示威者或背後的策動者希望趁此奪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所以非常時期必須以非常方法「止暴制亂」。筆者認為必須推行限時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俗稱《緊急法》）。《緊急法》應列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特首會同行會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包括對刊物、文字、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逮捕、羈留；對運送人及東西的管制；對財產及其使用作出管制、沒收及處置；修訂任何成文法則；及授權進入與搜查處所等。

筆者認為條例賦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一些彈性權力，不需通過立法會，例如可實施戒嚴、禁示威者蒙面、拘捕及羈留反中亂港人士，亦可對標語甚至不良傳媒作出審查，如訂定的規定無列明罰則，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港元及監禁2年，特首會同行會亦可訂明罰則，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現在，香港大部分市民均活在恐慌之中，經濟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緊急法》有如「尚方寶劍」，可禁制一些煽動的言論，甚至停用一些通訊、網絡平台，限時禁止一些黃媒運作，防止不斷造假煽動民眾、示威者必須「禁止蒙面」，以及訂立一些打擊暴力罪行的舉措。筆者相信可起阻嚇性作用，令示威人數短時間大幅減少，阻止暴力繼續升溫，遏止一切目無法紀的惡行。

雖然有人憂慮，推《緊急法》可能會為香港帶來負面影響，但現時局面不斷惡化，再不採取必要手段只會令香港損害更大。盡早止暴制亂，令社會早日回復秩序和平靜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願。筆者建議可以是有時限性，強烈建議行政長官推限時《緊急法》，以強力法治手段止暴制亂，把所有暴徒繩之於法。

無視規則 終將害人害己

文韜
就是敢言
成員

近年，筆者在工餘時間做義工，例如安排免費的青年學習課程、探訪長者活動等等，希望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服務對象由青年至長者也有，因此我加入了很多義工服務單位，也加進了許多以「公益義工服務」為主題的通訊群組。

一直以來，所有人在這些以「公益義工服務」為主題的通訊群組裏都要遵守群組規則，組員只談義工服務，不談商業、政治、宗教等範疇，希望組員可以貫徹始終，以「公益義工服務」為出發點，全心全意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可是，最近筆者在幾個原本以「公益義工服務」為主題的通訊群組裏，忽然收到幾位我本來不太熟稔的人，他們竟然滔滔不絕地在社群中發表他們的反政府言論。「且慢！大家不是在進群的時候，一早已經說好群組規則，大家只談社會服務，不談商業、政治、宗教等議題嗎？」

群組裏有人善意地提醒那幾位對宗教狂熱的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論，只談社會服務，不談商業、政治、宗教議題，但可憐這位善心人卻被幾位不守規則的反對派作出人身攻擊，竟然說這位善心人打壓他的言論自由。天啊！大家不是一早已經同意群組規則，所以才進群嗎？怎麼有人這麼蠻不講理啊！

◀不守規矩，我行我素，最終一定出亂子

無獨有偶，我在其他群組都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凡是不守群組規則、在不應該談政治的群組裏發表政治言論的人，都是反對政府的人。

原來，反對派的共通點就是：逢規必反，小至不遵守通訊群組規則，大至不遵守香港法例。難怪他們會肆無忌憚地作出違法行為，甚至互相認同對方的違法行為。

這些人只懂得享用文明社會帶來的便利，卻不懂得遵守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規矩和法律。筆者看着這些視規矩如無物的人們，實在為他們如此自私扭曲的思維而感到可悲和難過。

修復經濟 止傷抗失業

黃鵬
菁英會執委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經過三個月以來的暴亂，香港的經濟已產生斷崖式的衰退，從根本的原因來說，投資者和商家的信心已完全喪失。到了今天，沒有一個人敢說，暴亂會於何時完結。不論暴徒針對的對象是誰，其行為已是讓社會的秩序和公物蒙受損失。

失業率或升至10%

香港本來是個盛會之都，每年大大小小有數千至上萬的商務會議在香港舉行，涉及數以千億的生意在此完成，現在客戶，來都不敢來，誰造成？暴亂既帶來經濟驟變，更帶來家庭巨變，父母與子女因政見不同而冷戰和分裂，形成家不成家。香港是中國的，不管認不認同，都是事實，是我們的祖國。香港好不好都好，它是生我們育我們的家，不要再傷害它。

我們現在要重建全球商界對我們的信心，香港是全球商貿中心的這塊牌子不能丟，這是幾代人努力而打拚回來的。亂夠了、鬧夠了，那亦該要好好工作、好好讀書、好好生活。普羅大眾都要生活、要發展，所以我們更要不忘初心，砥礪前行。要為未來打拚，現最重要的是我們一齊努力營造好有秩序的發展環境，引進投資、商貿的客人和消費的旅客，盡快恢復往昔境況。

已經有經濟學家預估，局勢惡化的話，香港的失業率會達到百分之十或以上，這不是危言聳聽，零售市道已跌入低谷，曾經的繁華與我們越走越遠，任何生意都是以安定為前提。香港再這樣亂下去，我們有可能從耀眼的東方之珠，一流的國際都會降級，已經有信用評級機構宣布為香港降級，不是不可能，現實是很殘酷的，不進則退。

香港是大家共同的家園，我們不能因為小部分的訴求，而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權益。小部分的訴求人士亦要想想，如果家人沒工作、沒收入、沒錢供樓交租了，怎麼辦？儘管有小部分的人不顧後果，但大部分人要顧後果，所以廣大市民，無論如何，都要制止暴亂、穩定發展、建設家園，最終過好日子。

正視青年對社會的信心危機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是發展和動力的根本，青年強則國強，國弱則要捱打。自六月份的暴亂發生後，筆者主動與不同的青年傾談有關社會事件的看法，意見對立和鮮明前所未有，市民是香港自回歸後參與社會事件，以及對社會的反思最積極的一次。然而，暴徒對社會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唯市民的心態，特別是學生和年輕一代的心路歷程發展，則有了各式各樣關乎「暴力」的錯誤概念，筆者認為這才是香港未來的難關與痛點。

港青對內地陌生又疏離

社會的管治複雜，包含城市與人口規劃、經濟發展、區域競爭力，以至醫療福利等，政府的綜合管理能力影響到一個地方的前景。有一些認為自己是「和理非」的青年表示自己是為了社會的未來而上街，他們強調自己並非搞「港獨」，即使是「仇警」和要求特首下台，都是基於他們對香港的自由民主的追求，云云。

◀大批青少年參與連場暴亂，包括癱瘓香港國際機場

同時，他們至今仍然相信通過「逃犯條例」修訂案後，香港會失去言論自由，並擔心隨時會被內地公安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與此同時，他們很希望香港50年不變，甚至往後都是「一國兩制」，沒有內地的文化氛圍影響，持續讓香港有國際大都會的優越地位。在傾談中，讓筆者深深感受到的是當代青年和學生對內地政治的錯誤認識，以至有巨大的距離和陌生感，故此對任何有關內地的種種事務都存在着一種無形的抗拒。

解鈴還須繫鈴人，當青年深信暴力救香港的思維，建設的力量不可能一下子可以喊停今天的亂局，而是要青年人幫忙拉回青年人。未來香港將會進入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進階版，除了是經濟結構的矛盾突顯外，市民對社會制度和對政府信心的衝擊期。香港要重回正軌，筆者相信各方要認真反思，將大眾市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並以「香港行得通的方法」去做好政策和資源調配，讓普羅大眾可以共享成果。

特朗普藉反全球化打擊中國

盧麟智
香港菁英會
政治研究會副主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上台就打擊全球化主義，以國家利益作為藉口，不斷以關稅和貿易戰來重挫以全球貿易戰為核心的左翼勢力的根基和實力，令左翼要重新部署，自顧不暇。

過去30年中國的崛起，讓很多跨國企業持續發展壯大。因此，中國也變成特朗普代表的極右勢力第一個要打擊的對象。

結果是，中國抵受了他們第一波的衝擊，採取長期消磨的戰略。於是，極右勢力就向中國以外的「左翼」主要金主埋手，實行定點打擊。例如將Google（谷歌）和Facebook（臉書）以反壟斷為名，由中層的右翼勢力來發動肢解。所以臉書也發起了全球幣來作為籌碼反擊，但形勢不容樂觀，因為全球幣涉及到全球金融霸權的代表——華爾街的利益。

發動「顏色革命」搞顛覆

以金融霸權所呈現的「左翼」勢力有幾批主要的代表，包括美聯儲、索羅斯等。其中最激進、與美軍關連最大的就是索羅斯所代表的極左翼勢力。特朗普以國家利益和軍方勢力的取態，就是爭取了索羅斯所代表的「左翼」支持。但是他們卻不細想，這無異於和極右翼與虎謀皮，當他們把「左翼」金主勢力削減得七七八八時，還需要理會「左翼」的意見？只要看禁槍和黑人問題一直存在，就知道「左翼」勢力一直在美國支離破碎。索羅斯不好好搞好自己國內的民主與人權問題，重整美國內部的「左翼」勢力，卻在國際社會興風作浪，就像是二戰時為德國輸出納粹主義的帶路人一模一樣。

自二次大戰之後，其實全球一直都處於戰爭狀態。世界之所以一直失去和平，就是有一批隱藏在歐美軍隊和軍工產業中的九頭蛇，一廂情願的以熱戰或冷戰的形式推動文明優生學。在二戰時是納粹德國，二戰後則轉變形式，以冷戰手段來推動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文明優生學。再到冷戰結束後十年，甚至曾失去控制向盟友如日本歐洲和沙特等出手。而到千禧年後的20年，就以對付恐怖主義的名義，以熱戰的方式在中東打仗；以自由民主的名義，以冷戰的方式在歐亞地區發動「顏色革命」。不論是哪方勢力，當有人認為自身文明和理念比他國高，而需要用熱戰或冷戰的形式來打爛一個社會，其實已經如同80多年前希特勒的政權一樣無異。

因此，請全球「左翼」朋友好好想想，究竟是像二戰初期法國亡國，被極右勢力完全肢解才後悔，還是應該好好重整力量，以人類發展及和平包容為理念，以學習和科研為手段，推動社會改革，反擊極右勢力的反人類行為？

▲無論熱戰冷戰，受苦受難的都是民衆